# 堅強的女人

◎石鵬來義

她原是一家醫院裡的藥劑師兼公勞保業務申報承辦員，因精明幹練的能力故而深獲院長賞識且極力促成她與院長那藥劑師弟弟的婚事。

原是相貌匹佩、條件相當的美好婚事卻在婚後全然變了調。

自家經營西藥房的生活裡，她先生卻在友人的簇擁下迷戀上政治權勢的參選及燈紅酒綠的酬酢。

始料不及的，與政治權勢無緣的他卻從此迷戀上那夜夜笙歌的應酬往來並且愛上一名舞廳女子。

豈知，那良人竟變成薄情郎！他與那舞廳女子共譜戀曲再以假債務眞查封的技倆逼得她帶著三個幼子無棲身之處而暫寄人籬下。

災難總是禍不單行。薄情郎被舞廳女子的濃情烈愛沖昏了頭而謀奪房子後，竟還以她的印章、名字簽借龐大債務，直到債主上門時，她終於恍然大悟，現實下是丈夫、房子沒了以外，還背負著巨額的負債！

痛定思痛後，她堅決要離婚！

帶著三、五、六歲的三個稚子重新來過！

租賃一方小蝸居，是住家也是店面。欠房租貸款經營西藥房的日子，曾窮得連一碗麵都捨不得填飽那轆轆肌腸的窘況下，她終守得雲開見月明！

西藥房的良順營運狀況及她省儉的積攢儲蓄，經濟收入穩定了，房租付得起、三個孩子餵得飽，總算不再是母子暗夜無助的擁泣了。

一路走來，拉拔三個孩子完成大學學業，有了自己的店面不再租賃過日，也爲那薄情郎償還了千萬巨債。

負心漢在銀兩盡罄後，被那舞廳女子掃地出門腦溢血病死醫院。

終究他是她三個孩子的父親，她，毫無怨言的爲他辦了後事；就連她娘家那九十歲老母親的喪事也是身爲么女的她一手給包辦了。

原是個青春年華的美麗女子，走入了一場婚姻的糾葛創痛後，她變的堅強勇敢且豁達又自在！

「終日的怨懟與痛恨是在痛苦的折磨自己，當機立斷的決定後就該讓自己勇敢坦然的面對」她無限深思的回憶過往的說著。

爲了三個孩子求學過程中的接送，由原先連摩托車都不想學騎的她，三十幾年下來，今日已是獨自開著一輛小轎車南來北往東衝西闖的趴趴走了，「爲母則強啊！」她若此的自我讚嘆著。

「我跟三個孩子說他們只要把自己的家庭經營好我就無牽無掛了，不需要煩惱擔心我。我自己經濟自足、身體健康，跟著曾國四處去朝山禮佛，生活自在愜意又快樂。感謝老天爺讓我一路撐得過來，這輩子只有人家虧負我，我沒有欠人家什麼，心安又自在就好了。」耳順之齡的她微笑淡定的說著。

「走到那裡，就學到那裡」是她的生活經驗智慧之言，她，是我學佛的同修，一位勇敢果決堅強且豁達開朗又自在快樂的女人。※

# 失去的伊甸園

◎鷹揚

圖／文文

「九份」這個地名的由來是因爲最早時那兒只有九戶人家，加上地方不大，每戶人家守望相助，所兼寢室，她在那兒寫履歷表、講電話、看電視、看書報、ＭＳＮ、找求職訊息……。

舒適的客廳不久又是雜物一堆堆、包包一個個、化妝品的瓶瓶罐罐一排排、手套鞋襪一雙雙，收不勝收、理不勝理。

電視、電腦一一的淪陷了，連沙發都成了她的小窩，累了睡著、睏了躺下，反正有電視的影像作陪，睡到半夜三四點，一點也不寂寞孤單。她的閨房在三樓，爬上爬下不方便，所以，回去個半小時都沒。一個大姑娘，就在客廳裡吹頭髮、貼面膜、噴香水、講悄悄話、換外出裝……鐘雄雖是她父親，但性別的差異總是存在。於是，客廳成了她的禁地！

「賓止步」的地方，所以不論白天或夜半，伊甸園卻反而成爲鐘雄的禁地！

七八月的澳熱天，鐘雄在樓下舒展舒展身子，做個操、練個歌已經不可得了。他怎麼看、怎麼想，小琪幼時可愛的模樣，已無法和現在她黏得緊緊的，只要在家裡，她就緊抓鐘雄的大腿吵著要抱抱、要親親、要乖乖、要養樂多……連她老婆都吃醋說，小琪是他前世的情人。

才一眨眼的時光，小情人已經變得有些生疏了，小琪補教班的同事，來找小琪去訪問應屆的畢業生。鐘雄從他的眼神，彷彿看到了自己當年初戀時，到老婆家按門鈴的羞澀模樣，鐘雄知道換成他們要演這齣家家酒的戲碼了！看著他們搭車離去，沉寂無聲的客廳，鐘雄反而難以適應。

踱著步子，鐘雄突然發覺—其實伊甸園早在三十年前就存在了，只是它以不同的面貌呈現而已！如今，伊甸園卻變成了孤伶伶的冰宮。

鐘雄小時候，常聽老人家說：「查某銀（小女孩），留啊留，留到變成冤仇人。」鐘雄自忖無負於孩兒，牛奶喝最貴的Ｓ—26，腳踏車是變速的、機車是一二五新的、念大學住的是套房、提款卡自己刷……。

回家後，雖然沒變成了仇人，卻變成了陌生人。代溝是嗎？鐘雄也曾經這樣對待過父母嗎？緘默是避免衝突的良方，她強烈的主宰慾，常帶給兩個老人無奈。鐘雄說：順著也不是、不順著也不是；要是堅持己見，她的冷漠不語，會使家庭變成了瘖啞的寓所。

工作找啊找，終於找到了，是上夜間的補教班；白天偌長的時間，客廳依舊是她棲身的處所，晚間十一點左右回來，伊甸園還是屬於她的。鐘雄只得早早進入二樓臥室，早睡雖然好，但問題是會早起；想到車庫看報、做做操，但經過客廳又會吵醒她，中斷了她的睡眠。吵與不吵間，鐘雄千萬難啊！

鐘雄有時難免會生怨藏怒，但他老婆總不斷的提醒他—小琪帶給他們的快樂，其實要遠超過於他們所給她的；想想看，從她會吸吮奶嘴，到會爬、會走……。

接著上幼稚園、念小學、升高中、進大學、研究所，多少個溫馨喜悅的日子，是她帶給的。老婆知道，鐘雄一氣的怒怨，會把三十年的親情毀了，那罅隙將成爲難以彌補的傷口，所以她不斷的提醒著鐘雄，父女的情感千萬不要搞砸了。

鐘雄有時會祈求著上天，趕快給她來個好姻緣，一旦嫁出，伊甸園不就回歸了他嗎？直到那一天，門口出現了一個帥哥，他說是嘛，那有甚麼好看！」；想邀她去外婆家，她說「幹嘛，很無聊哩！」

逐漸的，鐘雄夫婦和她之間，彼此志趣不合了、話不投機了、距離疏遠了，成長難道就是這樣嗎？電視裡嬰兒用品的廣告，一對俊男美女的夫婦，逗著穿尿片的寶寶，在嬉戲追逐著；再回憶起，他們也都曾經是這鏡中人啊！而現在，那ㄟ安捏呢？

鐘雄小時候，常聽老人家說：「查某銀（小女孩），留啊留，留到變成冤仇人。」鐘雄自忖無負於孩兒，牛奶喝最貴的Ｓ—26，腳踏車是變速的、機車是一二五新的、念大學住的是套房、提款卡自己刷……。

回家後，雖然沒變成了仇人，卻變成了陌生人。代溝是嗎？鐘雄也曾經這樣對待過父母嗎？緘默是避免衝突的良方，她強烈的主宰慾，常帶給兩個老人無奈。鐘雄說：順著也不是、不順著也不是；要是堅持己見，她的冷漠不語，會使家庭變成了瘖啞的寓所。

工作找啊找，終於找到了，是上夜間的補教班；白天偌長的時間，客廳依舊是她棲身的處所，晚間十一點左右回來，伊甸園還是屬於她的。鐘雄只得早早進入二樓臥室，早睡雖然好，但問題是會早起；想到車庫看報、做做操，但經過客廳又會吵醒她，中斷了她的睡眠。吵與不吵間，鐘雄千萬難啊！

鐘雄有時難免會生怨藏怒，但他老婆總不斷的提醒他—小琪帶給他們的快樂，其實要遠超過於他們所給她的；想想看，從她會吸吮奶嘴，到會爬、會走……。

接著上幼稚園、念小學、升高中、進大學、研究所，多少個溫馨喜悅的日子，是她帶給的。老婆知道，鐘雄一氣的怒怨，會把三十年的親情毀了，那罅隙將成爲難以彌補的傷口，所以她不斷的提醒著鐘雄，父女的情感千萬不要搞砸了。

鐘雄有時會祈求著上天，趕快給她來個好姻緣，一旦嫁出，伊甸園不就回歸了他嗎？直到那一天，門口出現了一個帥哥，他說是伊甸園卻反而成爲鐘雄的禁地！

七八月的澳熱天，鐘雄在樓下舒展舒展身子，做個操、練個歌已經不可得了。他怎麼看、怎麼想，小琪幼時可愛的模樣，已無法和現在她黏得緊緊的，只要在家裡，她就緊抓鐘雄的大腿吵著要抱抱、要親親、要乖乖、要養樂多……連她老婆都吃醋說，小琪是他前世的情人。

才一眨眼的時光，小情人已經變得有些生疏了，小琪補教班的同事，來找小琪去訪問應屆的畢業生。鐘雄從他的眼神，彷彿看到了自己當年初戀時，到老婆家按門鈴的羞澀模樣，鐘雄知道換成他們要演這齣家家酒的戲碼了！看著他們搭車離去，沉寂無聲的客廳，鐘雄反而難以適應。

踱著步子，鐘雄突然發覺—其實伊甸園早在三十年前就存在了，只是它以不同的面貌呈現而已！如今，伊甸園卻變成了孤伶伶的冰宮。

鐘雄小時候，常聽老人家說：「查某銀（小女孩），留啊留，留到變成冤仇人。」鐘雄自忖無負於孩兒，牛奶喝最貴的Ｓ—26，腳踏車是變速的、機車是一二五新的、念大學住的是套房、提款卡自己刷……。

回家後，雖然沒變成了仇人，卻變成了陌生人。代溝是嗎？鐘雄也曾經這樣對待過父母嗎？緘默是避免衝突的良方，她強烈的主宰慾，常帶給兩個老人無奈。鐘雄說：順著也不是、不順著也不是；要是堅持己見，她的冷漠不語，會使家庭變成了瘖啞的寓所。

工作找啊找，終於找到了，是上夜間的補教班；白天偌長的時間，客廳依舊是她棲身的處所，晚間十一點左右回來，伊甸園還是屬於她的。鐘雄只得早早進入二樓臥室，早睡雖然好，但問題是會早起；想到車庫看報、做做操，但經過客廳又會吵醒她，中斷了她的睡眠。吵與不吵間，鐘雄千萬難啊！

鐘雄有時難免會生怨藏怒，但他老婆總不斷的提醒他—小琪帶給他們的快樂，其實要遠超過於他們所給她的；想想看，從她會吸吮奶嘴，到會爬、會走……。

接著上幼稚園、念小學、升高中、進大學、研究所，多少個溫馨喜悅的日子，是她帶給的。老婆知道，鐘雄一氣的怒怨，會把三十年的親情毀了，那罅隙將成爲難以彌補的傷口，所以她不斷的提醒著鐘雄，父女的情感千萬不要搞砸了。

鐘雄有時會祈求著上天，趕快給她來個好姻緣，一旦嫁出，伊甸園不就回歸了他嗎？直到那一天，門口出現了一個帥哥，他說是伊甸園卻反而成爲鐘雄的禁地！

七八月的澳熱天，鐘雄在樓下舒展舒展身子，做個操、練個歌已經不可得了。他怎麼看、怎麼想，小琪幼時可愛的模樣，已無法和現在她黏得緊緊的，只要在家裡，她就緊抓鐘雄的大腿吵著要抱抱、要親親、要乖乖、要養樂多……連她老婆都吃醋說，小琪是他前世的情人。

才一眨眼的時光，小情人已經變得有些生疏了，小琪補教班的同事，來找小琪去訪問應屆的畢業生。鐘雄從他的眼神，彷彿看到了自己當年初戀時，到老婆家按門鈴的羞澀模樣，鐘雄知道換成他們要演這齣家家酒的戲碼了！看著他們搭車離去，沉寂無聲的客廳，鐘雄反而難以適應。

踱著步子，鐘雄突然發覺—其實伊甸園早在三十年前就存在了，只是它以不同的面貌呈現而已！如今，伊甸園卻變成了孤伶伶的冰宮。

鐘雄小時候，常聽老人家說：「查某銀（小女孩），留啊留，留到變成冤仇人。」鐘雄自忖無負於孩兒，牛奶喝最貴的Ｓ—26，腳踏車是變速的、機車是一二五新的、念大學住的是套房、提款卡自己刷……。

回家後，雖然沒變成了仇人，卻變成了陌生人。代溝是嗎？鐘雄也曾經這樣對待過父母嗎？緘默是避免衝突的良方，她強烈的主宰慾，常帶給兩個老人無奈。鐘雄說：順著也不是、不順著也不是；要是堅持己見，她的冷漠不語，會使家庭變成了瘖啞的寓所。

工作找啊找，終於找到了，是上夜間的補教班；白天偌長的時間，客廳依舊是她棲身的處所，晚間十一點左右回來，伊甸園還是屬於她的。鐘雄只得早早進入二樓臥室，早睡雖然好，但問題是會早起；想到車庫看報、做做操，但經過客廳又會吵醒她，中斷了她的睡眠。吵與不吵間，鐘雄千萬難啊！

鐘雄有時難免會生怨藏怒，但他老婆總不斷的提醒他—小琪帶給他們的快樂，其實要遠超過於他們所給她的；想想看，從她會吸吮奶嘴，到會爬、會走……。

接著上幼稚園、念小學、升高中、進大學、研究所，多少個溫馨喜悅的日子，是她帶給的。老婆知道，鐘雄一氣的怒怨，會把三十年的親情毀了，那罅隙將成爲難以彌補的傷口，所以她不斷的提醒著鐘雄，父女的情感千萬不要搞砸了。

鐘雄有時會祈求著上天，趕快給她來個好姻緣，一旦嫁出，伊甸園不就回歸了他嗎？直到那一天，門口出現了一個帥哥，他說是

# 轉彎處

◎豎琴

右轉轉進了街角，這條街和剛剛走的街景是完全不一樣的。我總期待這樣的轉彎，有時帶點預期的疲累，有時是害怕，有時是欣喜。

這一學期，又開始生命中不一樣的旅程，在這之前除了到一些家庭工作，經歷了快速K2打日文的訓練，文字編輯、撰稿之外，總期待著穩穩定定的日子。而這次的因緣似乎比平常還要快，時間上卻來得剛剛好。背起包包，這學期的我要離開家了，不是遠行，只是到外地拓展自己的歷練。「我會回家，當家需要我的時候，我一定會回來，因爲我永遠屬於這個家的一員。」這是我去就是書局，左轉一個磚道，就是文化園區，整個貼近市中心，偶爾轉個彎，一個美術社團就在前方的茶館中給家庭的承諾。堅持許久的我終於還是離開了台東，到了鄰近的花蓮。

花蓮的一草一木、生活背景與文化等等相較於台東，是熟悉中帶點不同的，諸如同樣是觀光重鎮，風土民情上就有許多不同，就連原住民的種族區隔也有許多差異，除了共同的阿美與布農等族外，尤以泰雅族分布的區隔爲最大。地形上花蓮有衆多令人爲之一亮的景點，各景點綿延成區塊，而臺東則是平靜安雅的美，即使美景也融入整個大環境。人口相對的花蓮比起台東多，發展更爲蓬勃，工商業與相關的教學進修也相對的多了許多。現在的我，漸漸的也開始適應花蓮，熟悉花蓮，向朋友介紹花蓮的美麗與哀愁。

即使是同樣的面對，場域的轉移，是會讓人成長的。在這裡，同樣直走、轉彎，轉過了街角，陌生的我開始認識這裡每個街腳的不同，右轉一個廢棄的加油站，過一定會回來，因爲我永遠屬於這個家的一員。」這是我去就是書局，左轉一個磚道，就是文化園區，整個貼近市中心，偶爾轉個彎，一個美術社團就在前方的茶館中。這也是花蓮的多樣性之一，而我正漸漸的了解熟悉。

用眼耳鼻舌身意去感受，這裡的人，這裡的步伐，這裡的休閒，這裡的衝勁。我想我會喜歡這裡，體會人生的轉彎，而初次進駐這裡，體會種種不同中，漸漸的，我的生命也一步步拓展。※

# 鐘

雄退休後，把客廳清理一番，重新換上新的沙發、新的冷氣機、新的四十二吋液晶電視，又買了ＤＶＤ、卡拉ＯＫ影帶、新500Ｇ的電腦線上遊戲，並拉了有線電視……。家，成了美好的伊甸園，它將成爲鐘雄未來生活的重心。因爲深邃的一樓，是健走的好處所，從客廳到孝親房、到小儲藏室、到廚房，寬寬敞敞的，大約可以走上個四十步，遇到大熱天、大雨天，或是夜半不能成眠的時候，它的妙用就可大了。

二月一日起正式退休，卸下了三十年的公職生涯，終於眞正享受到無事一身輕的滋味；年輕時所幻想的優雅生活，都在眼前呈現了。早起運動後，沖個澡、泡杯咖啡，然後看完洋基隊的精彩球賽，再把ＤＶＤ打開，「家後」、「瀟灑走一回」、「秋雨那一暝」…陸續的引吭高歌，把節拍抓準、把嗓門拉高、把表情注入，這樣子才能媲美那銀幕裡的歌星。然而，本以爲是個令人羨煞的銀髮貴族，沒多久夢幻卻瓦解了…。

小琪離家六年，在台南讀完大學再修完碩士學程之後，高高興興的回花蓮了！這本來是一件喜事，但是對鐘雄來說，卻是噩夢的開始。一堆堆的雜物陸續運送回來了，客廳成了二手物的堆積所；每天往三樓搬挪一點點，過了個把月，好不容易客廳才恢復了原貌。接著，鐘雄發現客廳成了小琪的辦公處

# 老姐叨唸何時方休？

◎陳英

老姐愛抱怨不是一天兩天的事了！外甥個性木訥害羞，好不容易遇到所愛的人，人生苦盡甘來，終於在今年有情人終成眷屬了！不過老姐並不因此而開心，她到處逢人就抱怨，說已把錢花在媳婦身上前前後後將近五十萬！她心有未甘的細數著，媳婦未進門前她就常常幫媳婦付卡債、網路費用、買漂亮衣服給她、每天風雨無阻步行去媳婦家接送上班的書店送便當、送珍珠奶茶，小倆口身上如果缺錢還會塞給他們幾千塊花用……，多日下來她花了可觀的數字在媳婦身上，媳婦卻茶來伸手飯來張口似乎已習慣這般如此對待了，而兒子婚後竟一律將薪水乖乖交給老婆大人保管，看在老姐眼裡實在心生不平。母親每每聽到老姐重複叨唸也沒好氣的給予回應：「又沒人逼妳去做，是妳自己要做的，既然愛做就不要抱怨！說不定她還喜歡吃自己買的東西哩！」

可憐我的姐夫是白髮蒼蒼的搬家工人，近幾年經濟不景氣一天南北奔波下來根本賺不到幾個錢，老姐年紀大了也沒在上班，這些花在媳婦身上的錢完全是以前兩夫妻的老本，這又何苦呢？

其實老姐本質極爲善良，就連蚊子也不忍殘害，在家捕捉到蚊子還送出窗口放飛呢！寶貝兒子與媳婦就這麼一雙，溺愛都來不及了怎捨苛責？說來說去老姐不過要求個感謝罷了！其實讓她停止抱怨的方法眞的很簡單，只要媳婦每天窩心的跟老姐噓寒問暖衷心感謝她的好，保證就能收服老姐的心了！

近日與其媳婦相處，發現原來對方並不是老姐口中那般無情，只是個性大剌剌又少根筋，完全粗線條，偏偏又是「愛在心裡嘴難開」的那股酷勁呀！年初媳婦終於開竅，送了一款名貴的包包給老姐表達謝意，老姐雖笑笑的提在手上，卻猛搖頭唸著這做媳婦的好浪費錢！

唉！家家有本難唸的經，說也奇怪！老姐現在依然故我，繼續對媳婦百般照顧，每天送茶送飯的不嫌累，更離譜的是晚上還走進兒媳房間幫他們蓋被子，此舉小倆口雖不勝其擾卻也不好說什麼，私底下老姐又到處找人訴苦！還嘟囔著兩夫妻怎還不快生個一男半女來？眞拿她沒辦法！看在眼裡也只有令人搖頭嘆氣的份了！在此很想跟老姐說，就放手讓媳婦獨立吧！當她脫離妳關照的束縛，展翅高飛找到屬於自己的自由，也許妳們之間的關係將會迎刃而解呀！※

# 是時間在創作

◎吳讚隆

音樂是一首抽象的大自然
那是感動的倒影
蝴蝶找花
抹粉
螞蟻找甜
巧克力黑已被啃光
畫面早已上釉
雲是白色的建築
有蜻蜓藍的軟體
101的夢
2010的天空※

# 九份情

◎李明書

「九份」這個地名的由來是因爲最早時那兒只有九戶人家，加上地方不大，每戶人家守望相助，的地區之後，九份的生活型態也隨著改變了。

然而，不知從何時開始，商業化的傾向滲入原本應該淳樸大學開始，每年至少都會去九份兩三次，看著店面不停更新、增加，出現了許多商業化產品，街道也越來越擁擠，店家多了，人也多了，老闆也不可能再與客人多聊些什麼，或記住常來的客人，因爲顧客的臉孔不斷更新，難再有什麼熟面孔出現，即便有，在無法帶來利潤的情況下，也不必費心去記了。逐漸地，爲了避開人潮，我會挑平常日去，爭取一點悠閒的時間與空間。

每次去九份，都會想想曾在旅遊書上看到的簡短介紹，再看看今日的九份，生起的感受很一般，可以用很浮泛的語詞表達，像是今非昔比、事過境遷之類；不過，這樣的念頭閃過之後，很快地，告訴自己爲何而來，理由只是喜歡這裡的老。九份的主要景點還是老街，店面再如何更新，街道和地面還是有它的傳統與故事的，至少這些故事還未被潮流沖刷得太乾淨，帶著我的心境暫時遠離喧囂的都距離上次去九份稍微久了點，是在三年前大四的時候；與今日相比，九份自然又變化了不少，原本我個人認爲十分好吃的奶油太陽餅，已開了分店，連台北都有但他們所說的語言卻都不在我的認知範圍之內；更覺離譜的是，當地唯一的一家郵局也關閉了，因爲當地的店租攀升到國營事業無法負擔的地步，只得讓給具有商業價值的行業。

這次去九份，也是在平常日，但是擁擠的人潮卻與假日不相上下，原本心想以後不會再主動生起去那兒的念頭了，所受到了一點溫情。

商業化的咖啡廳其實都大同小異，「向日葵之屋」的不同處，在於店主人多養了幾隻狗，都是領養的；那天在店裡的是名叫「樂樂店長」的柴犬，牠就在門裡門外跑來跑去，我們可以說是被樂樂店長招呼進去的。出乎意料的是店主人並不特別忙碌，店裡大約只有十來個座位，可想而知最多能忙碌到什麼程度。店家歡迎客人也帶寵物來，一起聊寵物，一起陪狗玩。

難得，在今日的九份，坐在靠窗的位子，看著窗外的山景，不知是這家店和九份格格不入，還是當今的九份和這家店格格不入。改天會再去的，或許再往裡走一點，還會有類似地方，只是我還沒發現而已。

# 【花蓮小寫】一首詩的誕生

◎圖：徐永祥　文：李淑慧

昨天的日曆報紙、基測放榜後的書本、喝空的礦泉水瓶、不能行走的電子鐘、參加活動致贈的背包、舊衣、滴水的冰箱、還不太邋遢的玩偶、抽獎得來的相框、風折翻的傘骨、……不論全新或損毀，因爲沒有用處而被捨棄。

最好的去處是回收場：有的直接到跳蚤市場等待新主人，有的可以再製重生。

那麼，昨日的青春、逝去的友情、破碎的婚戀、第一眼鍾情那條水藍色圍巾的心動、去年與老友相逢的驚喜、……它們去了哪裏？

昨日的青春美麗已覓得一位十八歲的女孩，作爲它的新主人。

分手的女友也有了新歸宿。

你的心動轉移到另一條以及無數的另一條圍巾；而「忙碌」使你再度與老友失聯，證明它是治療思念的標靶藥物。

在記憶的回收場裏，只有體質異常的情傷遲遲無法發落。

來了一位詩人。

經過長久而精密的反芻、拆解、醞釀發酵、萃取、染色等再製工程，情傷終於變成一首一首的詩，成功獲得再生。

（圖記：吉安慶豐村慶修院廁側邊，中興路的一家回收場，利用回收的玩偶，把門面裝飾得古靈精怪。這些被主人丟棄的各種玩偶，相信它們的背後都有一段生活故事。2010/03/02攝）※